

现代英语语言文学论丛·新锐系列

# 种族·性别·身体政治： 库切南非小说研究

Race,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A Study of J.M. Coetzee's South African Novels

史菊鸿◎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英语语言文学论丛·新锐系列

# 种族·性别·身体政治： 库切南非小说研究

Race,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A Study of J.M. Coetzee's South African Novels

史菊鸿◎著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库切的边缘叙事研究”，  
项目编号：15LZUJBWZY069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团队项目“后帝国时期伦敦的离散作家对  
伦敦的文学再现研究”，项目编号：2016LZUWYXSTD011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种族·性别·身体政治：库切南非小说研究 / 史菊  
鸿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6  
(现代英语语言文学论丛)  
ISBN 978 - 7 - 305 - 16441 - 5

I. ①种… II. ①史… III. ①小说研究 - 南非 - 现代  
- 汉、英 IV. ①I470.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05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现代英语语言文学论丛  
书 名 种族·性别·身体政治: 库切南非小说研究  
著 者 史菊鸿  
责任编辑 葛从卉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 - 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47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6441 - 5  
定 价 39.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

首先向史菊鸿博士的新作《种族·性别·身体政治:库切南非小说研究》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史菊鸿关注库切多年,其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支持与赞许,新作的出版是菊鸿老师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她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是南非裔作家,现已移居澳大利亚,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两次问鼎英国知名文学奖布克奖,此后荣膺耶路撒冷文学奖,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和研究者。库切的小说构思巧妙,结构独特,语言简洁,风格优雅,具备文学大家的风范。但库切并不“好读”:他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委婉含蓄,蕴藉充盈,手法上打破叙事疆域,文献与编辑混用,纪实与虚构杂糅,因此要读懂库切实非易事。这与库切本人的知识背景有很大关系。他是所谓的学者型小说家,拥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博士学位,深谙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对20世纪语言学和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流派,且在小说叙事中对这些理论和理论家或明显或隐晦地加以挪用、戏仿、反思,因此他的小说叙事被称为“寓言式理论”,阅读的困难可见一斑。

同时,库切注重形式创新,若论形式的大胆和手法的新颖,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小说家很少有人可以超越,这也增加了阅读难度。从1974年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开始,库切的每部小说似乎都在探寻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成名之后他在美国几所大学做演讲,把

自己比喻为一个虚构的女作家,以她的口吻谈论社会问题及小说创作,其意蕴颇为深远。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也是一个半实半虚的故事,这篇《他和他的人》以鲁滨逊和他的创作者笛福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来隐喻和阐释库切自己所理解的作者和小说人物、小说素材、客观现实以及小说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重思辨的跨文类书写方式使库切的作品获得“思辨小说(polemic novels)”的称谓。

库切最为特殊的,就是他的叙事风格产生自他独特的身份和坎坷的经历。库切是荷兰殖民者后裔,在南非荷兰语中称为阿非利堪人(Afrikaner);但由于南非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库切本人对于这种身份一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从库切的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来看,库切那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母亲比较排斥阿非利堪人身份;受母亲影响,库切从小在家里说英语,上英语学校,少年库切对阿非利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极其厌恶并深感耻辱。但同时,成年后开始小说创作的库切又深知,自己是阿非利堪人后裔,必须正视祖先的殖民历史。这种矛盾的身份意识对库切小说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的叙事者常常呈现出商兑未宁、欲说还休的矛盾心理,整体叙事于是便悬置在既展示又掩饰的吊诡状态中。

由于库切小说的抽象晦涩,大多数研究者更愿意探讨其中涉及的一些宏大话题,比如颠覆殖民神话、解构历史话语、探究表征方式、表达后殖民书写之困境等。《种族·性别·身体政治:库切南非小说研究》一书则很不一样,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库切七部以南非为主题的小说对身体状态的描述,通过探究库切对具象的身体的展示和对表象肌肤的呈现,折射渗透在其中的现实关怀。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种族他者和女性的身体成为特殊的场域,他们的身体上烙有种族化、性别化的各种印记,被刻板的认知所框定,或遭囚禁、或遭酷刑、或受规训、或患病痛。史菊鸿教授选取承载了生

活之重荷的身体,来反映库切对殖民制度进行的审美思考,可谓视角独特,是对库切研究的一个贡献。

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种族他者的身体被框定(frame)在固有的思维图式中,限制了其本体存在。通过戏仿殖民文本的生成方式和殖民话语的作用过程,库切对试图程式化种族他者身体的各种意识形态做了反思,同时也剖析了惩戒和规训被用来操控和驯服种族他者身体的方式。原住民被标识为富有攻击性的身体,酷刑便成了产生“野蛮人”的有效手段。相比酷刑,规训显得更加亲和,用以生产温顺、有利用价值的身体。惩戒与规训相结合,产生出南非特有的种族隔离制度,后者通过对空间、时间、行为进行控制,既确保黑人在场,同时也可把后者屏蔽在视野之外。

殖民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关系产生出扭曲了的女性身体。白人殖民者自恃其生命权(bio-power),将生育力和纯洁性设定为白人女性身体的规范。僭越了这些身体规范的女性便被排斥在“主体”(subject)范畴之外,沦为卑贱的存在(the abject)。后种族隔离时代,女性身体再次承载了社会转型的代价,种族权力关系的变化滋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女性身体一次次成为这些问题的牺牲品。

通过书写身体的患病和致残(mutilated),库切的南非小说以其独特的方式,重现了南非种族隔离造成的创伤史。烙刻在身体上的伤痕,是殖民主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见证,遭到刻写的身体也成了特殊的“文本”,以寓言的方式折射出社会肌体的缺陷:被割去舌头无法发声的黑奴身体,隐喻殖民话语竭力掩盖的历史创伤,而身患癌症的母亲身体喻指行将崩溃的种族隔离制度。此外,这些饱受苦难的身体也承载着自身的伦理诉求:库切对身体之痛的审美关怀,最终目的是在自我和他人之间重建一种更加健康、更加平等的伦理关联。

作为文学譬喻,库切小说中的身体在人物塑造和权力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为作者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视角,使读者得

以窥见支配身体活动的外部权力和在这种权力作用之下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展示刻写在身体之上的各种强权印迹,描述身体在权力作用下产生的反应,洞察权利从强盛到衰败的发展过程,库切创造了独特的身体叙事美学。库切围绕种族和性别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身体政治展开描写,使对权力、话语等抽象命题的探讨变得生动而具体,也使他在追求形式创新的同时,叙事内容也变得血肉丰满,并使他貌似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与南非现实之间形成了紧密关联。

毫无疑问,这是库切的小说艺术最为成功之处;而史菊鸿在这本论著中对此的揭示,也是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贡献。

是为序。

朱 刚

2017年6月6日于南京

## 前　言

---

“身体”或者“身体政治”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词，这种现象一方面跟福柯等理论家所提出的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理论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跟宗教影响势微之后人们更加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俗世生活的理念变化有很大关系。但是选择以“身体”为关键词来研究库切南非小说并非跟风所谓的“身体转向”，而是基于对库切小说的叙事内容、叙事方式以及他的书写语境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所做的严肃的学术考虑。

库切创作的高峰期(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世纪末)恰好是南非国内抵抗殖民主义以及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高峰期。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作家和读者对于文学创作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期望，南非的进步作家书写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声援民权运动，而读者，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批评者都习惯于对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阅读文艺作品，期待文学介入政治，成为抵制南非殖民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文艺工具。这种政治环境和文艺语境对于南非的文艺创作形成了很大的桎梏束缚。而库切的种族身份、学术背景以及个性特质注定他没法顺应彼时的社会语境。

库切是荷兰殖民者后裔，他虽然明确反对殖民制度，因为自己先祖的殖民恶行而担负着强烈的罪恶意识，但是他对殖民主义的思考方式跟南非黑人以及英裔殖民者肯定有所不同。另外，他在美国所接受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教育也深刻影响了他对词与物、

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就性格而言,库切曾经明确表达他本人对于政治问题非常厌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极度厌倦冷冰冰的政治口号,对于服从命令具有生理性排斥”(*Doubling* 25–26)。

库切本人讨厌政治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是去政治性的,相反,正是因为对“冷冰冰的政治口号”的厌倦,驱使他去探寻一种更加符合艺术审美规律的政治介入方式。对小说人物在各种社会语境下的身体反应加以细致入微的描述,以肌肤为介质,将作用于肌肤之上的外在社会政治因素,压力之下的身体反应,以及内在心理世界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是库切小说触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叙事方法之一,也是本书选择以“身体”为视角解读库切小说的根本缘由。

本书以库切七部南非小说对身体问题的关注为切入点,以作用于身体之上的权力、话语、酷刑以及权力操控之下身体的具体遭遇为两大研究纬度,剖析库切后现代风格小说的现实关照意义。通过对饥饿、酷刑、疾病、生育以及强暴等身体问题的关注,库切深入审视了南非殖民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之下各种冷峻的种族以及性别问题。库切剖析支撑种族隔离制度的身体政治并非单纯为了解构殖民主义的权力和话语生产机制,同时也是通过充分展示主体自身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脆弱性本质来唤醒主体的自我关怀意识以及对他者的伦理责任意识,从而为重构后隔离时期多民族共同体提供伦理基础。本书提出,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可以让库切著微见幽,使其小说既避开了纠结于形式戏仿的后现代主义窠臼,又避免了传统政治小说为了介入政治而忽视艺术创新的弊端,为其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小说注入了人文关怀的温度。

福柯的身体政治概念、法农和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伊瑞盖莱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巴特勒对暴力的解读等理论和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库切有一套属

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他本人对于后现代语境中的身体书写意义也有一定的阐释,这些理念对于本书撰写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库切兼具数学、文学以及语言学的教育背景,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和哲学知识,其小说叙事与黑格尔、拉康、福柯等思想家的哲学著作存在互文关系,而笛福、堂吉诃德、贝克特、卡夫卡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小说家的作品也常常是他的小说叙事所引用或戏仿的对象。所以,我自己在阅读库切时常常感觉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虽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但所陈述观点难免存在偏颇之处,敬请同行学者以及其他读者斧正。

史菊鸿

2017年6月6日于兰州

# Table of Contents

---

Preface .....	vii
Introduction .....	1
Chapter One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and the Inscribed Body of the Racial Other .....	37
1.1 Western Intellectual Schemas and the Framed Body of the Racial Other: <i>Dusklands</i> (DS) .....	44
1.2 The Power of the Empire, the Tortured Bod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rbarians”: <i>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i> (WB) .....	67
1.3 A Disciplinary Society and the Disciplined Body: <i>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i> .....	90
Chapter Two The Appropriated Female Body .....	119
2.1 Experiencing the Abject Female Body and Writing the Female Self: <i>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i> .....	123
2.2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l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Appropriated Female Body: <i>Disgrace</i> (D) .....	155

<b>Chapter Three Traumatic History and the Ethical Embodied Subject: Writing the Mutilated and Cancerous Body .....</b>	<b>185</b>
3.1 Writing the Mutilated Body, Bearing Witness to the Traumatic History of Slavery: <i>Foe</i> ( <i>F</i> ) .....	188
3.2 Writing the Cancerous Body, Bearing Witness to the Age of Ir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thical Embodied Subject: <i>Age of Iron</i> ( <i>AI</i> ).....	215
<b>Conclusion .....</b>	<b>244</b>
<b>Works Cited .....</b>	<b>253</b>
<b>Afterword .....</b>	<b>269</b>

# 目 录

---

---

前 言 .....	vii
导 论.....	1
<b>第一章 被刻写的种族他者之身体 .....</b>	<b>37</b>
1. 图式化的西方认知思维以及被图片化的种族他者之身体: 《幽暗之地》 .....	44
2. 帝国的权力和酷刑对“野蛮人”的建构:《等待野蛮人》 .....	67
3. 规训社会中被规训的身体:《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	90
<b>第二章 被挪用的女性身体.....</b>	<b>119</b>
1. 女性身体,卑贱体验以及女性自我书写:《内陆深处》 .....	123
2. 社会转型期男性身份重构过程中被挪用的女性身体:《耻》 .....	155
<b>第三章 书写病残身体,见证历史创伤,重构具有身体脆弱性意识     的伦理主体.....</b>	<b>185</b>

1. 书写致残的身体,见证创伤的贩奴历史:《福》 .....	188
2. 书写癌变的身体,见证冷酷时代,重构伦理主体:《铁器时代》.....	215
结语 .....	244
参考文献 .....	253
后记 .....	269

##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bodily issues like starving, eating, excrement, birth, torture, pain, and sexuality, the body figures prominently in J. M. Coetzee's novels. Since Coetzee is writing in a distorte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body in his novels seldom appears as attractive or seductive. His focus is on the body in pain. Most of the bodies in his novels are suffering from starvation, disease, aging, being tortured and disciplined. Michael K, the eponymous protagonist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suffers from anorexia. Mrs. Curren in *The Age of Iron* is afflicted by the unbearable pain from cancer. The bodies of the so called "barbarians" are tortured privately and publicly by the "civilized" in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Friday, the black slave in *Foe*, has his tongue mutilated. And the story of *Slow Man* starts with an accident that disabled its protagonist. In most cases, de-familiarization is applied by Coetzee to foreground the pain of these suffering bodies. The prominent images of the suffering bodies function as a counterargument against the attacks leveled at Coetzee, asserting that his novels are either disembodied writings obsessed in abstract intellectual polemic or postmodern word-play that ignores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social engagement of serious arts. The body in pain is the primary medium through which we come to know the body.

politic under which pain-producing activities, such as war, torture and institutional disciplines, are carried out. In other words, the suffering and controlled body constitutes the link between daily practices in society and the large scal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nd in describing the forms these linkages take, the novels explore the power mechanism of colonialism and apartheid. This book studies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thrust of J. M. Coetzee's South African novels by analyzing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explored in the work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this book refers to th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through which powers of society and state regulate the body of the individual.

When most of Coetzee's South African novels were published, South African society was in the turbulent waters of anti-colonialism and anti-apartheid struggle. Life in this situation seemed to demand a realistic documentation of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Both the white radical writers at that time, such as Nadine Gordimer, and black writers, like Alex La Guma, adopted various forms of realism as the unquestioned means of bearing witness to, and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South Africa. But Coetzee takes a different l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st novelists such as Virginia Woolf and Samuel Beckett, Coetzee's writing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nal consciousness than to the description of external reality. In addition, as a Ph.D. in post-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Coetzee undoubtedly has been influenced by post-structuralist speculation on language that stresses the gap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and between the order of the symbol and the order of reality. This could be seen from a recurrent episode in his oeuvre in which the narrators are self-consciously perplexed by the impotence of language in catching reality,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alluding to Jacques Lacan or Jacques Derrida to problematise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d and world. As far as the form is concerned, the majority of his novels are self-reflexive metafictions, carrying a critique of, or a dialogue with, various other literary texts.

As a result, Coetzee's oeuvre is attacked by critics as writing of high-floating theories or "allegorized theory"<sup>①</sup>, appealing to some ethereal and metaphysical meditation at the cost of the brutal social reality, or even acquiescing to the oppressive system<sup>②</sup>. Faced with the attacks, Coetzee keeps silent in most cases, but sometimes he tries to defend himself. Once, when asked by David Attwell in an interview whether he thinks the "endless chain of the self-conscious skepticism" (DP 247) of Susan Barton, the narrator in one of Coetzee's novels, *Foe*, indicates that the traumatic history of Friday, a character in the novel, is ethereally inaccessible, Coetzee provides an elaborate explanation:

Friday is mute, but Friday does not disappear, because Friday is body. If I look back over my own fiction, I see a simple (simple-minded) standard erected. That standard is the

<sup>①</sup> The term is used by David Attwell in his interview with Coetzee which is collected into *Doubling the Point*. See J. M. Coetzee. *Doubling the Poi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5.

<sup>②</sup> For instance, the SASPU National review of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declares, "As the CAN award shows, this is a book which will be enthusiastically assimilated into the very system it (vaguely) condemns. In the end it is not a disturbing book, and ultimately it challenges nothing. Coetzee is a fine writer. It's a pity he isn't a bold one" (qtd. Susan Gallagher 77). Stephan Watson observes that Coetzee's treatment of colonialism focuses more on its metaphysical assumption than its material bas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perhaps predictably, Coetzee has aroused the suspicions and then the complaints of many people on the Left in South Africa, people for whom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distinction would still be some line of division between an 'idea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a 'materialism' on the other" (376).